

面具与逃离

写在安建军先生个展之前

安建军，一个西北汉子。十八岁怀着一个艺术青年的理想，离开了出生地甘肃天水，由山东至山西，三十多年一路打拼到加拿大温哥华。

这期间他经历的太多，从一个苦修绘画艺术的大学生，到下海经商做老板，再到加拿大十几年的移民生活。他做过设计，干过装修，开过餐厅，盖过楼房，开办艺术学校，建立非盈利艺术基金，做公益活动……等等。可以想象他经历了很多的事和很多的人，饱经历练也有失有得。

可贵的是这些经历一直都没能让他放下手中的画笔，却给了他丰富的灵感和激情。几十年来以他的坚韧和勤奋，不仅为他拼得了惬意的生活，也在他挚爱的绘画艺术上获得了丰硕的成就，他的作品多次出现在美国，意大利，法国，中国和加拿大的艺术展上。安建军先生一直以低调和谦和，认真的生活，也认真的做艺术。

近几个月，安建军先生正在画一组新作品，计划八月间在温哥华做个展览。在他的工作室见到了这些还在做后期整理的作品时，不禁眼前一亮，这些作品与他以往大有不同。之前对他作品的深刻印象，大多是具有新表现主义特征的。作品中虽然含有具象或抽象的元素，但它们都源自于他内心意象的重构，是从内而外的，图示化的抽象表达。

而这组作品却全然不同，是从外而内的刻画了二十多个不同的人物，每个人物都具有针对性和写实性，有强烈的荒诞现实主义味道，尽管还带着他明显的表现性的笔触。安建军先生以他的睿智，幽默，和扎实的绘画功力，生动的描绘了二十多个不同身份特征的不同族裔移民者。一幅作品一个人物，挤压在有限的画幅中，有男有女姿态各异，分明是一组涵盖了不同职业，不同阶层或不同族裔的移民众生像。每个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都极致的鲜明，刻画的入木三分。漫画性的夸张让人乍一看有如是一种调侃，或有某种自讽的意味。对于我们这些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来说，画中的这些小人物或大人物是有着深刻的熟识度的，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也或在其中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安建军先生在每幅画面中都刻意放置了一个没有完成绘制的面具。这些面具被刻意的出现并不显突兀，整组作品排列开来，场面犹如正在上演的一台荒诞戏剧。舞台是某个我们称之为多元化移民国家的城市，有着各自身份的演员限定在各自的画框之中，面具在这场戏剧里是有着重要使命的道具，或就是这场戏剧的主题。演员们都试图以一个标准国际人的“脸”粉墨登场，戏到中场这些“脸”怎样了呢？我们看到的那些“脸”已是一地鸡毛了，面具没有一个还挂在他们的脸上。这些面具本就无需存在，因为“表象即本质”，人们大多都无法掩饰真实的本我。况且这些面具的图样还没有完成，它们只能是一纸虚无的表象，是无法包容彼此述求的幻觉。文化的认同应适于今天文明的尺度，今天的文明得益于各种文化中良品的贡献，反映在个体人的身上也有

着完全不同的承载和认同的差异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无论你从哪里来，你的表演必是充分无异。如果把舞台扩大到地球的边界，移民也只是我们人类自古就有的迁徙活动的一种。

人有权选择适于自己的栖息之地，追求个体的幸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冲突是避免不了的。甚至于发生战争。从古至今，在人类大迁徙的历史长河中，发生了无数次的冲突和战争，在部落之间，在族裔之间，在国家之间，或在文明之间。最终的胜负之战一定是发生在个体人内心之中的人性之战，与族裔无关，与国家也无关。今天的世界还处于复杂纷乱的冲突之中，个体人的胜利还遥不可及。每个人都受制于这个时代，在现世的世俗社会，带着面具的各类人会不断地涌现，这也是一种逃离的状态，在假面背后的逃离，之于人格中的自省能力，我们感激负有真正包容之心的胸怀，也终会敞开我们自己的怀抱。

想象这组作品在展览现场的情境，这场戏还在继续上演着，展场如同被定格了的舞台，演员与观众近在咫尺。这也是一场有声的哑剧，当那些自说自话的台词回响在每个观者各自的心怀之中，或就是安建军先生在这调侃背后严肃的现实思考。是要通过这组作品，与我们分享他在过往的经历中，尤其是在他移民之后的十几年中，对现实的深入观察，体验和思考获取的心得，也是他全新的具有当代意义的艺术实践，对于他的艺术本身也是一次突破。

刘艺
2018年4月于温哥华